

无头骑士

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○(英)马因·里德著

默墨译



WU TOU

QI SHI

无头骑士

●〔英〕马因·里德／著

●默墨／译

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WU TON QI SHI

(赣)新登字第 005 号

书名:《无头骑士》

作者:(英)托马斯·马因·里德著 默墨译

出版
发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5号)

经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江西印刷公司

开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张:10

字数:224千字

版次:199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定价:12.80元

ISBN7-80579-705-6/I·581

邮政编码: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容提要

《无头骑士》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作家马因·里德所著的一部优秀惊险小说。

在著名的美国西南部的得克萨斯大草原上,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无头骑士。无头骑士所引起的恐怖气氛象大草原的风暴一样,袭击了里昂河流域的所有居民。

至少有两百双眼睛在不同的时间,不同的地点看见过他。最初是声望显赫的庄园主和年轻的侦探;接着是驯马者的仆人;再接着是一个神秘人物夜探森林的时候;紧跟着是臭名昭著的流氓;最后是胆识过人的老猎人。

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,怀疑它就等于怀疑代表各阶层人的两百双雪亮的眼睛。

有人说看见过无头骑士的脑袋,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,只是脑袋提在骑士的手上。

摆在大家面前的唯一问题是:怎样理解这个违反自然规律的现象?于是人们浮想联翩,得出许许多多的结论,也许没有一个是接近事实的。

不过至少有十个相对可信或比较荒谬的说法:有的说,那是印第安人的鬼把戏;有的说,那是稻草人;有的认为,那是个活人,只是脑袋藏在披肩下面,披肩上挖了两个可以露出眼睛的小洞;有的相当固执地认为,那无头骑士就是恶魔;还有的认为,这是一件至今还未现疑案的凶杀案……

不论人们怎样议论,无头骑士依然骑着他的马四处游逛。有时在黎明的微光里出现在山崖上;有时在明月如水的时候

出现在密林中；有时在残阳如血的黄昏里，向着太阳缓缓走去。总之，在里昂河两岸，说不准在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，他突然就出现了。这就引出了越来越多的故事，多得数也数不清

.....

在这部世界著名的惊险长篇小说里，马因·里德以十分简洁流畅的语言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情节非常紧张曲折，处处引人入胜的故事。

目 录

序幕·····	[1]
1. 被野火烧过的草原·····	[3]
2. 救命的套马索·····	[8]
3. 神秘的柏树·····	[15]
4. 飓风袭击大草原·····	[19]
5. 河边隐秘的小屋·····	[24]
6. 花斑野马·····	[27]
7. 在草地上过夜的人·····	[33]
8. 一场虚惊·····	[37]
9. 奇特的边疆堡垒·····	[41]
10. 卡沙——吉尔——柯尔沃庄园·····	[46]
11. 意外的惊喜·····	[50]
12. 驯服野马·····	[54]
13. 草原野餐会·····	[59]
14. 突然出现的野马群·····	[61]
15. 逃犯·····	[65]
16. 旷野上的追逐·····	[68]
17. 陷阱·····	[71]
18. 情敌的追踪·····	[77]
19. 酒吧间有掺水的威士忌·····	[81]
20. 无理的挑衅·····	[85]
21. 生死决斗·····	[89]
22. 神秘礼物的主人·····	[91]

23. 复仇计划.....	[94]
24. 凉台边通向远方的大道.....	[96]
25. 两个少女.....	[97]
26. 骑士在大道上徘徊	[100]
27. 水落石出悄悄话	[101]
28. 一个坏消息	[104]
29. “草原恶狼”	[107]
30. 用特殊方法寄出的信件	[110]
31. 夜渡里昂河	[111]
32. 偷听	[112]
33. 月光下的花园	[115]
34. 挑唆	[116]
35. “草原恶狼”醉了	[119]
36. 枪声	[121]
37. 早餐桌上有人缺席	[123]
38. 堡寨召开紧急会议	[125]
39. 森林中的疑踪	[128]
40. 特制的子弹	[132]
41. 一支人马悄悄地出发了	[135]
42. 盘旋的鹞鹰	[137]
43. 驯马者失踪了	[141]
44. 四个土著人	[144]
45. 密林中的月下骑士	[149]
46. 隐衷	[154]
47. 情书被劫	[158]
48. 伊西多拉	[161]

49. 伊西多拉的套马索	[166]
50. 大自然中的生死搏斗	[170]
51. 醉酒	[173]
52. 老猎人杰布	[174]
53. 一发千钧	[177]
54. 老杰布的结论	[179]
55. 西里威庄园	[182]
56. 中弹的骑士	[187]
57. 多情的不速之客	[191]
58. 毒吻	[194]
59. 一对美丽的情敌	[197]
60. 情敌的告密	[199]
61. 情真意切	[202]
62. 小屋被悄悄地包围	[205]
63. 私刑法庭	[209]
64. 红颜无助	[212]
65. 舍命相救	[214]
66. 印第安人的追击	[218]
67. 山谷里升起的白烟	[219]
68. 唇枪舌剑	[221]
69. 隐密与哀悼	[225]
70. 祝您马到成功	[227]
71. 一块破马蹄铁	[230]
72. 完全吻合的蹄印	[234]
73. 莫衷一是的猜测	[236]
74. 诱捕	[238]

75. 密林中神秘的枪声	[239]
76. 令人惊喜的发现	[241]
77. 圆环即将重合	[244]
78. 奇遇	[245]
79. 不会疲倦的杰布	[248]
80. 警惕的眼睛	[249]
81. 幻象	[250]
82. 奇异的包袱	[253]
83. 即将开庭	[254]
84. 无耻的要挟	[255]
85. 恐吓	[261]
86. 边境法庭	[266]
87. 伪善的见证人	[268]
88. 被迫的见证人	[270]
89. 法庭上的被告	[274]
90. 意外的休会	[277]
91. 如愿以偿	[279]
92. 回归庄园	[281]
93. 断头尸体	[283]
94. 没有得到印证的事实	[287]
95. 最精采的一幕	[290]
96. 逃亡	[294]
97. 追捕	[296]
98. 狡猾的俘虏	[297]
99. 最后的审判	[299]
100. 带泪的欢笑	[302]

序幕

萨瓦那大草原的夜，是静谧而安祥的。草原上，有一只得克萨斯鹿正在绿床褥般绵软的草洼里甜睡。忽然，它打了个寒战，因为它听见了马蹄声。但它没有立刻站起来，它舍不得绿色的床褥，它抬起头，于是高高的草丛里露出一对美丽的鹿角。它在倾听——它想知道是不是野马从邻近的牧场那边跑来了。

又是一串马蹄声。这是一种新的声音，是铁磕碰石头发出的声音。

它霍然跳了起来，向草原深处跑去，跑了很远，它才立住脚，回头看了看，想知道是谁惊扰了它的梦！南国月夜的皎洁而又迷濛，在这美好的月色深处，它认出了最凶恶的敌人：人。人骑在马上，马闲适地走过来。它正想继续逃遁，可是那个骑士把它怔住了。它趴在地上，高仰着头，褐色的大眼睛里溢出恐怖与惊讶，它悄悄地窥视着。

马是普普通通的马，衔着马衔、备着鞍子；当它把目光凝视着骑士的那一瞬间，不禁毛骨悚然：那马背上赫然坐着一个无头骑士！

鹿用惊愕的目光瞅了骑士一眼，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就头

也不回地朝草原更深处跑去，它惊慌失措地跳进了里昂河的波涛，奋力游到对岸，才安定下来。

鹿的惊恐和逃遁，无头骑士毫不理会，径直往前走去。他也是去那河边，可步态安祥，缓慢。骑士松开缰绳，只顾想心事，他的马不时地啮嚼路边的青草。就是在偶尔出现的狼吓得马仰起头，木鸡般呆立着直哼哼的时候，他也不吆喝它，也不驱赶它躲避狼可能造成的威胁。他深深地沉浸在神秘的思索中，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。到目前为止，不见他有任何一点动静，这使人无法猜透他心中的秘密。

他身着一件披肩，脚登一双美洲虎皮高统靴，这样他就不怕夜间的潮气和热带暴雨的侵袭。一阵风吹过，掀起了他的披巾，露出了骑士的一段身子。他默默无语犹如天上闪烁的繁星，他自在逍遥好似草间悠然鸣叫的蝉，他象草原微风那样尽情地往前走。

不知怎的，骑士突然摆脱了沉思，他的马晃晃脑袋，得意地一声长嘶，它的步子越来越快，不知不觉间向着前面不远处的一条河疾驰而去。

那马直到清澈的河水浸到腹部,才停住脚,骑士也浸入了没膝的河水中。

那牲口痛快地喝了一阵，便游到对岸，碎步奔上了岸边的土坡就站住了。那已耐操出淤泥期的大黄骡，支着那高、

在神秘的月色中,草原辽阔无边,似乎与遥远的天空连成一片。

1. 被野火烧过的草原

位于西班牙古城圣安多尼奥南部约一百英里远的得克斯平原，被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照耀着。骄阳下，荒蛮的草原上的事物显得越发的鲜明。十辆四轮篷车一字形排开，半圆形的车顶，遮盖着雪白的布篷。从数量上很难判断是商车队还是政府车队，很可能是谁把财产运往里昂河岸的一个新的村落。

长长的车队在酷热的草原上走得十分的缓慢，只有惊慌奔逃的羚羊和时时惊叫着飞起的鹞鹰，证明这车队确实在移动。

整个草原看不见一只飞禽走兽，它们畏惧酷热，都躲在荫凉里午休，只有渴求利润的人们才在烈日下赶路。

这车队的主人象普通移民，看样子是个从外地迁来的财主。所有的四轮篷车一律都是匹兹堡的上等品，每辆车套着八匹壮悍的骡子，并配有许多黑奴。女婢们带着孩子坐在车里，疲惫不堪的男仆们散围在车的周围走着。最前面的轿车上套着皮毛油光水滑的肯达基骡子，车座上赶车的黑奴热得苦不堪言。

的确，这透着财气的车队，是南方种植园主吴德里·彭吉克斯泰尔的。他带着眷属在印第安纳的马托果尔湾的海岸登陆，现正穿越草原，往自己的新领地去。

他骑着马，率领卫兵护送着车队。彭吉克斯泰尔五十开外，身材高瘦，脸色白里泛黄，神态骄傲、严峻。衣服朴素但很雅致，宽大的驼毛呢长襟大衣上套着一件黑缎子背心和土布裤子。背心颈洞里露出细麻布衬衫，领口系一根黑色缎带。踩

在马镫里的脚上穿着软皮半高统皮鞋。一顶宽边草帽遮住了他的脸，也把南国的烈阳挡在了外面。

他的左右是两个骑士：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，是种植园主的儿子，他开朗愉快，尤其是跟严峻的父亲和站在不远处的神情阴郁的骑士在一起的时候；另一个青年比他大七岁，这青年穿着一件浅兰色布上衣，和一条同样布料的裤子，头戴一顶柔软的巴拿马草帽。

神色阴郁的骑士是园主的外甥，是义勇军的退伍军官。他身穿深蓝色的呢制服，头戴一顶呢军帽。

离开不远，还有一个护送车队的骑士。他的眉眼显得粗野，衣着比较朴素。他有着奴隶管理员必须具备的良好的挥鞭技巧。

轿车里坐着两个年青的姑娘：肤色雪白的是彭吉克斯泰尔的独生女；肤色黧黑的是她的女仆。

他们是从密西西比河岸的路易斯安那州来的。园主不是路易斯安那州人。可他儿子的脸，尤其是他女儿那清秀的眉眼儿，却鲜明地显露出法兰西祖先的典型美。

彭吉克斯泰尔是南方的一个大甘蔗园主。他相当富有，但使他闻名的不是他的富有，而是他的好客。象许多富翁的命运一样，他终于破产了，不得不离开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，带着屈辱和眷属迁移到这荒蛮的得克萨斯西南部草原上来。

太阳渐渐升到头顶，他们踏着自己的身影，慢腾腾地往前走。白人熬不住酷热，早已一声不响，习惯了热天的黑人也停止了冗长单调的谈话。他们有气无力三五成群地跟在篷车后面走着。只有赶牲口响亮的皮鞭声和吆喝声不时地打破这沉闷人的沉寂。

车队走得慢，并不仅仅是天热的原因，他们所走的路，其实并不是一条真正的路，只有以前的车子在草地上压出来的车辙标志着这里曾经有人走过。

园主估计，他们离目的地最多只有二十英里，因此，不顾中午的炎热，吩咐大家继续前进，打算在太阳落下之前赶到自己的新领地。

突然，黑奴管理员惊慌的打着手势，叫车队停住，然后朝主人跑去。

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，脑子里立刻浮现出许多关于印第安人的吓人的传说。

“出事了？沙逊？”园主问管理员。

“草原上着了火，绿草被烧得一点不剩。”

“我怎么没看见烟火？”

“不！老爷，我是说，”管理员脸色有些灰白“草原上曾经着过火，整个草原都变成了焦黑色。”

“那又怕什么？我想我们在黑色的草原上一样可以平安地旅行。”

“你胡扯什么，约翰·沙逊！一点小事别大惊小怪的，”彭吉克斯泰尔的外甥插嘴道。“你为什么好好的吓唬大家？……嘿，黑人们，走哇，往前走吧！快走！”

“问题是，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路？柯里亨上尉。”管理员反驳说。

“找路干吗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我们并没有迷路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瞧，车辙已经没有了，它和青草一起被烧了，毫无疑问，我们开始迷路了。”

“我以为，不用看车辙我们也能穿过这片烧光的地带。到

那边，就可以找到车辙了。”

“是的，不过‘那边’在哪儿呢？”管理员对这草原西部边缘十分熟悉。“我在马上看不见焦黑的草原的边，不管怎么看，连个影儿也没有。”

“走吧，黑人，快走！”柯里亨不再理睬管理员大声喊着，他用马刺不耐烦地踢了一下马，向前走去。

车队又上路了，但走到被烧光了的草原边缘上，没等任何人下命令，又停了下来。

骑马的人们聚在一起，商量该怎么办。眼前的草原漆黑一片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草原上不要说一棵活着的草木，就是连一片绿叶也没剩下。除了来路，纵目任何方向，直到无边的远方，都是一幅无限凄凉的景色。在这儿，连头顶那晴朗的蔚蓝色的南国天空都显得黯淡无光了。

这场大火大概是在夏至，青草结籽的时候烧起来的。

沙逊说的对，草原上连一点儿路的痕迹都没有，它确实和青草一起被烧掉了。

“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？”园主问道，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明显的惊慌失措。

“是问我吗，吴德里舅父？我们当然要继续走下去，走完这片被野火焚烧过的地带我们就会看到一条河，如果我们在半英里之内找不到渡口，那么可以根据情况，往上游走，或者是往下游走。”

“可是，柯里亨，我担心这样走下去会迷失方向的！”

“不会的。我认为，烧光了的地区并不大。就是稍走些弯路也不要紧，我们迟早会走到河边的。”

“你比我熟悉这地方。好吧，我跟着你走。”

“不用怕，舅舅。曾经在比这更恶劣的条件下，我也当过向导。快走吧。黑人，跟我来！”

退役军官说着，朝轿车颇为得意地瞅了一眼。车帘后面探出一副美丽的脸庞，神情有些惶恐不安。柯里亨用马刺踢了一下马，神气活现地向前奔去。

八十匹骡子的蹄子声暴雨般地响起，夹杂着车轮的吱吱咯咯的响声，又与重新响着的皮鞭抽打声互相和唱起来。四轮篷车又上路了。

骡子们害怕黑色的大地，蹄子一碰草灰，马上就提起，所以从一开始，车队行进的很快，渐渐地，牲口安静了下来，就迈着比较匀稳的步子前进了。

这样走了不到一英里的路，车队又停住了。

景色变了，而且是变得更糟糕。草原依旧是一片黑色直达天边。不同的是，眼前的草原丘陵溪谷纵横交错，凹凸不平。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很难称之为树木的树木：矮矮的墨西哥槐树孤零零地或者是一簇簇的生长着，树枝上的羽状叶子烧得精光，变成了焦炭的树干和发黑的树枝，象骸骨般阴森地佇立着。

“迷路了吗？”园主急急忙忙走到外甥柯里亨跟前问道。

“没有，舅舅，至少是现在还没有，但我必须停下来观察观察。路该在下面这个山谷里。我保证没错，让车队前进吧。”

又往前走了一阵。他们顺着斜坡，走下山谷，然后爬上另一座山坡，但走到山顶又停住了。

“柯里亨，怕是迷路了吧？”

“它妈的，好象是迷路了。在这里恐怕就是地狱里的魔鬼也会找不到路的！不，不！”柯里亨看见轿车走近了，不愿露丑，

就继续说。“现在我全明白了。往前走，河在那边！”

说完，柯里亨上尉用马刺踢了马腹一下，看模样，他自己也不明白该往哪儿走。四轮篷车跟着他走去。

柯里亨的狼狈，黑人历历在目，他们看见车队走的不是直路，他们一直绕着丘陵和烧光的山谷在烧焦的树丛间兜圈子。

忽然，柯里亨发出一声振作人心的呼喊，大家心里马上又生出了新希望，接着，又爆发出一片响亮的鞭声和吹呼声。

又找到大道了，大道上有清晰的车辙和马蹄印。想必，有一个类似他们的车队刚刚从这里走过去。

毫无疑问，它是朝着里昂河走去的，也许那是一个开到印杰堡寨去的政府车队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就应该跟着它的车辙走。因为那个堡寨恰好就在他们的路线上。到了那里，距离他们的目的地就不远了。

柯里亨得意忘形他下令上路。

车队沿着新发现的车辙走了一英里左右。这车辙引领他们走的不是直路，他们仍然是沿着原来的路线重新兜了一圈。柯里亨那副洋洋得意的表情又变得阴郁沮丧了。他终于明白，他们踏着的车辙，原来是他们自己的车队留下的。

“我们自己的车辙！”柯里亨嘟囔着。

2. 救命的套马索

“这是我们自己的车辙！”柯里亨嘟囔着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柯里亨？我们不可能走过这里的。”

“遗憾的是，确实如此。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，您看，这是我的马蹄印子——半个马蹄铁痕迹，那是我们黑人的脚印。再说，我也认得出这个地方，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停车后，走下